

曲终人在

周大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曲终

人大



周大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曲终人在/周大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0794-0

I. ①曲…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4136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7千字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页1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94-0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致 网 友

亲们！本人前些日子接受一对母女的委托，为一位已过世的省长写一部传记。目前，素材收集阶段已经结束，正式的传记尚在写作之中，预计两月后即可完工。届时，想借各位的微信平台，将这部传记转给更多的人一读。眼下，如果有哪位正巧在出版社工作，看了下边我收集到的素材且又相信我撰写传记的能力，觉得这本传记有出版纸质书的价值并有卖钱的可能，请与我联系。我的条件是，首印5万册，版税12%，装帧典雅。我的电子邮箱为 666666666@163.com，手机是 [19999999999](tel:19999999999)。

先致谢意了！

周大新

乙未年早春

素材目录

一、欧阳万彤省长去世讣告	1
二、采访录音整理稿(按采访先后顺序排列)	2
1.妻子常小楹	2
2.儿子欧阳千籽	40
3.姑妈欧阳兆绣	42
4.教授任一鸣	62
5.园林工程师晋晓薇	78
6.司机汪吉庆	82
7.天全市人事局原科员岁灿兰	86
8.伏牛县金坡村农民夏兆丰	92
9.外甥颜飞	97
10.欧阳万彤生前秘书郑方繁	109
11.同乡魏昌山	129
12.保姆华小羽	167
13.原民国黄河委员会委员沈儒域	179
14.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包健山	183
15.农妇赵灵灵	187
16.圆山寺住持智贤法师	195
17.原清河县常务副省长段德源	199
18.前妻林蔷薇	203

19. 清河县纪委原副书记汪茫沛	214
20. 原豫剧演员殷菁菁	218
21. 原《新启蒙》主编、欧亚投资公司副总裁芮犁	232
22. 继女常笑笑	245
23. 原服装模特丰润韵	251
24. 康仁食品集团公司总裁官和先	265
25. 清河汽车制造厂装配工赖传东	269
26. 清河省委副书记秦成康	272
27. 妻子常小韞(第二次采访)	276
三、欧阳万彤私人保险柜所藏之物品	285
四、《清河晚报》关于欧阳万彤遗体告别仪式的报道	287

一、欧阳万彤省长去世讣告

清河县原省长、原省委副书记欧阳万彤同志,因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23时28分在省城成州逝世,享年六十九岁。今定于2015年2月17日9时在银山殡仪馆兰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随后火化。谨此讣告。

欧阳万彤同志治丧委员会

2015年2月11日

二、采访录音整理稿

(按采访先后顺序排列)

1. 妻子常小韞:

我很感谢周先生能接受《欧阳万彤传》的写作委托。我和我女儿过去都读过你写的书,所以我们娘俩相信,你能把他的传记写好。当然,初稿完成之后,我们想先看一遍,认可之后,才能把第二笔酬金打给你。我们委托你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想让世人通过你的文字了解他,让后人知道有欧阳万彤这样一个省长活过。

现在我们开始吧。我先向你说说我所了解的他,之后,你再找其他熟悉他的人采访。至于找哪些人,由你决定,我们不过问。

从哪儿说起呢?就从他去世的那天晚上开头吧。

那天晚上北京一个民乐团来清河省城演出,我知道他喜欢听民乐,就让郑秘书去买了两张票。他一看节目单上最后一个节目是唢呐曲《百鸟朝凤》,就答应去了——他特别喜欢听这支曲子,平日一回到家就让保姆放这支曲子。他的司机也知道他有这个喜好,他一上车就放这支曲子的CD盘,他呐,百听不厌。我那晚陪他朝音乐厅走去时,心里很高兴,我希望这有助于改善他的心情,使他能尽快从退休后的不适状态中走出来。

音乐会开始后，我注意到他听得很认真，满脸都是笑意。他在位时，整天忙这忙那，很少有和我一起听音乐会的机会。音乐会中间休息时，我去给他买了一杯热茶，他喝了几口后说：今晚的节目很棒。我笑道：你觉得棒了就好。那会儿我根本不知道，这会是我和我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下半场演出开始后，他依然笑容满面，最后一个节目《百鸟朝凤》的唢呐一响，我注意到他开始激动，几次举手鼓掌。当那位吹唢呐的演奏家吹完最后一个音符时，他猛地站了起来，大概是要向演奏家致意，我刚要随他站起时，却见他又坐了下来，与此同时用手捂了捂胸部。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有点不舒服。我再问要不要去医院，他摇摇头道：没大事。正说着，他的司机过来了，司机扶他向外走。到家时，我发现他的脸色不太好，就一边催他去卫生间洗手，一边就让保姆去端他睡前要喝的牛奶。

牛奶和一小碟点心上桌以后，万彤也洗完了手过来坐下，但我发现他没有像往日那样端起杯就喝，而是捏着杯子呆呆地坐在那儿，直到我催了他一句：喝呀！他才慢慢腾腾地喝了一口。

整个喝牛奶的过程中，他没有说一句话。我给他讲了几句对今晚节目的看法，他也没有应腔。这之后我去洗手间洗漱，又去卧室换睡衣，换完睡衣出来，听见他在独自说话：娘给我说过，不能随便跟人走的，我又不认识你——我当时觉着好笑，打断他的自语问他：你在说啥呢？他扭头有些茫然地看着我反问：我说话了？

我当时一笑就又去洗手间给他放洗澡水了，一点也没想到这是一个征兆……

我把床铺好后，他从浴室穿着睡衣出来，我提醒他把头发擦干，免得感冒。他没应腔，我有点奇怪，就扭头看了他一眼，这一看让我有点吃惊：他坐在床头的沙发上，两眼发直地看着屋角。我以为保姆在卧室屋角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也就向屋角看去，没有，什么也没有，屋角那里干干净净啥也没放。再扭头时，只听他朝着屋角问：谁让你来的？我都要休息了你还来干啥？我听着一愣，转身问

他：你问谁呢？你跟谁说话？

他依旧一脸严肃地说着：有事要先给我的秘书小郑打个招呼，不要直接闯进来，我现在的睡眠非常不好！

我这时仍然什么也没意识到，没去想这其实是又一个征兆，反倒被他的一本正经弄笑了，我大声地叫了一下：嗨，万彤，你在跟谁说话呢？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分明晃过一丝惶惑和迷茫，大约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又扭眼看了一下屋角，这才摇摇头，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叹了一口气：唉，眼看花了，我以为又有人来找我办事，坐在屋角里。

就是有人来找你，他能进到咱卧室内？我还在笑他。

那倒是。他也解嘲似地笑笑，没再说话，就上床躺下了。

我拉灭床头的台灯时，他忽然伸过手来抓住了我的手，我再是一愣，这个动作，是过去他想要亲热时常做的，自他过了62以后，大概是身体上的原因，他基本上没再做过这个动作了。他为此有时会向我道歉：真对不住，身体不行，无法让你快乐了。每逢他这样说时，我总是笑笑，安慰他：我也年龄大了，欲望早没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重身体……他那晚忽然重复这个动作，我错以为他身体行了，想亲热，就向他怀里偎去。他抱住我后，微声说：小韞，我觉得屋里有点冷，你开冷气了？温度调得是不是太低了？我说，没有呀，家里的暖气还没停哩，开冷气干啥？我想起几天前他说耳朵和牙有点疼，担心他是因耳朵和牙龈有炎症发起烧了，就抬手摸摸他的额头，不烧呀。怕不准，我又把自己的额头贴上他的额头，仍感到他体温正常。我想起看过的一本书上说过，人对气温有生理和心理上的两种感觉，也许是他心理上有冷的感觉，我就抽出胳膊反抱住他，小声对他说，睡吧，睡着就不冷了，明天咱们去医院看看……

大概是我年轻些，倒是我先睡着了，入睡后的我不自主地松开了他，并按我习惯的睡姿仰身而卧。睡梦中的我仿佛听见他“哦”了

一声,但白天长时间跳健身操的我太累了,没能醒过来看他,直至一种持续的碰触将我从梦的深处扯出,我眼睛睁开的同时,感觉到他的手抓紧我的睡衣并以极微弱的动作在触动我的肋部,这不寻常的动作让我的睡意一下子没了,我急忙翻身去问他:你怎么了?他没应声,我吓得赶忙去开床头灯,灯光下才看清,他一只手紧捂住胸口,满脸痛楚,另一只手朝我举着一个东西。我立刻意识到他是心脏病犯了,按照我平时看书时看到的急救知识,我即刻从枕头下摸出救心丸,一边朝他的舌下塞,一边去抓电话。没想到还是晚了,医生们赶到时,他的眼睛已经阖上了。医生们的抢救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向我宣布:心肌大面积梗死,回天无力。我失魂落魄地为他整理身上穿的睡衣,这时才发现他一只手里紧攥着一把钥匙,我回忆起我刚醒时他向我举起这只手,才明白,他走前是想把这个钥匙交给我。我含泪看着那把钥匙,平日家里的钥匙都是我管的,他手里怎会有一把钥匙?

他的身子在一点一点变凉,我的心也在一点一点变空,因为年龄上他比我大,我过去偶尔也想过我们俩有一天要分开的事,却从来没想过会分开的这么早,万彤呀,你就这样把我独自抛下了……

医生后来告诉我,说他几天前觉着耳朵疼和牙疼其实就是心脏病要发作的一种征兆,当晚在音乐厅的表现更是要发作的前兆,那时上医院就好了。我太傻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我是一个糊涂女人呀……

事后我想起,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他可能有预感。大约半个多月前,我和他的秘书小郑陪他在玉粼河边散步时,他忽然对小郑说,报上讲现在省城已经有了遗嘱存放中心,你哪天去打听一下具体的要求和手续,我也想写一份遗嘱存起来。我当时还拦住他的话头,说,怎么着咱们也要活到八九十岁吧,到那时再说,老讲遗嘱遗嘱的,不吉利!

他肯定是身体上有不好的感觉,才想起存遗嘱的事,可我竟然

一点也没朝这方面想,我这个脑袋真是榆木做的呀……

我认识他时他还在天全市当市长。要我把我俩相识交往的过程都说出来?那肯定涉及一些个人隐私,公布出来是否合适?你将来动笔写时恐怕得确定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好的,我相信你。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分到天全市公安局工作,我几乎天天在《天全日报》和天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上看见他。他那时气宇轩昂精力充沛,走路都是风风火火的。在我眼里,他是天全的政治明星,是人人敬畏的大官,我那时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他和我这个小小的民警还会发生联系,根本不知道有一只手正胡乱地把一根丝线朝我俩的手上缠。

我记得那是1988年1月份。1月18日,中国民航西南航空公司222号伊尔18型客机在从北京飞往重庆途中坠毁,10名机组人员和198名乘客全部遇难;仅仅六天之后的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发生严重颠覆事故,造成90人死亡,66人重伤。国务院针对这两起责任事故,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立即查找本地存在的管理不善、规章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问题。这份涉及公共安全的文件自然也发到了我们公安局。那天下午我和同事们正在听传达这份文件时,局办公室的一个同志走进会议室向我招手,我以为又是通知我去领办公用品,便随他出去了,没想到出门就看到了一辆拉上窗帘的普通面包车。他拉开车门就让我上车,我很吃惊,问他:这是要去哪里?

先上车再说。车里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我朝车里一看,认出说话的是省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穿着便衣。他身旁还坐着省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都是我在报纸上看到过的人物。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是有特殊任务。果然,上车后我被告知,要去抓捕一个重要的疑犯,我届时负责敲门。抓捕小组预先给我准备了一身便衣,车边走我边在警服外边套上了那身普通城市姑娘的衣服。

我当时心里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执行这样的任务,而且是跟省厅领导一起。

看着车径向市政府的家属院里开,我就在心里判断,犯罪者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院里。我当时是第一次进这个院子,对院里住户的情况并不熟悉。车在一栋三层公寓楼前停下,省里的那位副厅长递给我一封信封说:你下车上楼,去敲302室的门,问你找谁时,就答是市府办公室的,来送一个通知。门敲开后,你闪在一边,其余的事就不用你管了。我点头答:明白。接过信封就下了车。跟在我身后下车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便衣,与我隔了两三米的距离向楼里走。见他俩手拉着手,我知道他们扮的是一对恋人。我们三个下车后,车就向楼房一头开走了。

那会儿临近中午,楼道里有人上下,但都以为我们是这个单元住户的亲友,没谁询问我们。我走到302室门口,径直接响了门铃。门上安有门镜,里边的人能看见我,我估计所以派我来干这个是因为屋里的人认不得我。我毕业刚进局里,老家又不在市里,认识我的人极其有限。门铃按响了两遍还没人来开门,我有点慌起来,以为是自己的装束引起了屋里人的怀疑和警惕。还好,按第三遍时响起了脚步声和一句询问:哪位?我急忙照副厅长的交代作答,门跟着“咔嗒”一声开了,出现在门里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一看就是保姆,保姆的身后,站着一位服饰讲究的中年妇女。那中年妇女向我问道:送什么通知?我怎么不认识你?这时已不需要我回答了,隐在一旁的一男一女两个便衣已经冲了进去,一下子抓住了那个中年妇女的两只胳膊。我这时才知道,抓捕对象就是这位女性。已完成任务的我为了掩护他们抓捕,此时也已闪进了屋,并迅速关上了屋门。那中年妇女此时倒没有反抗,只是厉声喝问: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家吗?省里的那位男便衣一边给她戴上手铐一边说:知道,你叫林蔷薇,天全市土地局局长,我们是省检察院的,有逮捕证!那女的一听这个,分明是愣住了。

我们几个人带着林蔷薇正要出门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人在门外用钥匙开锁。显然是这家的男主人回来了。我和另外两个便衣意外地对视了一眼，门开了，站在门外的竟是市长欧阳万彤。天哪，怎么会是市长？在门开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万彤市长的脸上全是震惊。他直直地看着那位男便衣，省里来的那位男便衣倒没显出太意外的表情，他显然早知道他们抓的人是谁。只见他掏出逮捕证说：欧阳市长，我们是奉命行事，请你理解！我在吃惊之余注意到，万彤市长的脸上此刻已一变而为冷肃。他没看那张逮捕证，只是向门口摆了摆手，示意我们走。当我们带着林蔷薇出门时，林蔷薇喊了一句：万彤，替我申冤哪——

那是我此生听到的女人最慌张的喊声。

走到楼下时，原来的那辆面包车已停在单元门口，我们动作很快地上了车……

几天后我才知道，市长夫人被捕之后，市长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欧阳千籽，在首都机场下飞机时也被逮捕。这母子俩被捕的原因是索贿，有人向省纪委实名举报他们母子索贿90万元，举报者拿出了市长夫人索要贿赂的照片和录音。那年头，9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省纪委经过秘密调查，确认情况属实，随后移交司法部门处置。老实说，这件事情给我精神上的冲击很大。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政界的风云变化，第一次看到地市一级官员的尴尬。

一周后的一个傍晚下班时分，我们听到消息，万彤市长已被免职。公安局是归市府管的，平时大家说起万彤市长时，都是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的，现在一听说他妻儿被抓他被免职，众人的态度立马变了，说起他有打趣的，有讽刺的，有挖苦的，有辱骂的，这让我很是惊异：人们对政治人物的恭敬和尊重竟然会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概是第十天的晚饭后，我在夜色里穿便衣出门，准备去找女友聊天。走着走着，忽然看到在我的前面不远处，被免职的欧阳万

彤市长正在昏黄的路灯下慢腾腾地向前走着。因为有几天前和他近距离的对视,我相信没有认错。他这是要去哪里?散步?去找朋友?一种想看个究竟的心理,让我改变了找女友聊天的计划,不紧不慢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仅从他的背影就能看出,他精神状态很差,腰探着,肩缩着,双脚迈得深深浅浅,与平日在电视上看到的样子相差十万八千里。

他一直沿街向前走着,直走到了城外的浣河边上。这儿已没了路灯,没有了人影。看到他一个人在夜暗中沿河岸仍继续低一脚高一脚地向远处走,我得出了判断:他八成是想不开了,想找个合适的地方跳河自尽。得出了这个判断后我很害怕:怎么办?怎么阻止他自杀?我一个女孩子,哪有力气拉住他?那年头我还没有手机,没法去通知别人,我只能边跟着他,边在脑子里飞快想着阻止他跳河的法子。

终于,他停下了脚步,面朝河面站住了。这儿离市区已远,四周除了夜暗就只有夜风抚弄河水的响动。我看见他点燃了一根烟。我估摸着,他这时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根烟吸完,怕就要跳河了。也是在这一刻,我决定先把 he 打倒在地——我虽没有扯住他不让其投河的力气,但在公安学院接受过格斗训练的我,突然冲上去将其打倒在地是完全可以的,打倒他之后再同他讲道理!想到此,我悄悄靠近他,然后突然一个箭步扑过去,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照他的两个腿弯各猛踹了一下,他随即便“扑通”一声重重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我高叫了一声:欧阳万彤!

我没料到我这声喊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被踹倒在地的欧阳万彤显然也被惊吓住了,半天没有出声。

你不能就这样跳河自尽!你妻子和儿子的案子还没进入审判程序,你还有父母!你一个大男人现在死,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我继续大声喊着,我跟着还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足足过了有两分钟,我才听到他不高的声音:谁说我要自杀了?

那你为何跑到这黑暗的河岸上？我质问他。

我只是被免职了，没有人告诉说要限制我的行动，更没人告知我不准来这河岸上散心呀！

你真是来散心的？

我要想死，在家上吊不是更方便？来这儿投河对于会游泳的我来说有何意义？

哦？我有点被他问住了。

你是公安局的？他又开了口。

是的。我只能承认。

负责对我监视？

那倒不是。我急忙摇头，我是在街边无意间看见你，先是好奇，后来以为你是要自杀，就跟了过来。我这时松开了他的手。

嗨，谢谢你的关心，在人们都唯恐沾了我的晦气的时候，你还能关心我的死活，我很感动！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他这时已经在地上坐好。

我叫常小韞。

我们过去认识？

不认识，我是那天跟人去抓你妻子的时候才见过你。

喔，原来如此。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最年轻的女便衣。

抱歉，我刚才把你踹倒实在不应该。

不，不，你这个举动让我心里很温暖，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真心对待我。你知道吗？就在今天晚饭前，跟随我多年，我一直把他当家人看待的秘书，因怕受我的连累，已经不接我的电话了。

你要想开些。我只能这样劝他。

谢谢，一下子想开这些挺难的。

你要把平日人们对你的尊重和恭敬，更多看成是对市长这个职务的恭敬和尊重，而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的。随着你市长职务的消失，人们收回尊重和恭敬也应该。这样想你就会好受些。

你说得有点道理。

现在老百姓对贪污受贿的人非常愤恨，你家既是有人因索贿被抓，大家说点风凉话和挖苦、讽刺的话，也属正常，你应该有承受的精神准备。如果你是一个老百姓，听说有人倒卖土地批文、把公款据为己有或向他人索要贿赂，你难道不会生气？

对，对。谁受了贿触犯法律都该受惩罚。

你能这样想最好。我告辞了。我说罢就转身走了……

这天晚上，算是我俩的第二次接触。

大约一个多月后，我听说他同他妻子林蔷薇离了婚，他儿子被释放。林蔷薇随后因受贿被正式起诉。又过了约两周，他的身影重又出现在天全市的电视新闻节目里；《天全日报》的头版上，也开始重又出现他的照片。他又奇迹般地复职了。这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局里的人都在私下议论他翻身怎会如此之快，不过，大家议论时都很小心，声音都很低。我虽然对他平安度过风波感到了一点惊奇，但很快就把他和他家的事忘到了脑后，毕竟，我和他过去没什么交往，职务级别也相差太多，彼此的生活没有交集的部分。

半年之后的一天，他带人来我们局里检查工作。检查结束时，他向我们局长提出要见见我。局长在一怔之后紧接着说：哎，这个小常不错，当初她去你家抓人，是我派她去的，与她个人无关。我去会议室见他时，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此时的他又恢复了过去的那副自信模样，他对我说：小常，前段我家出事时，有的人对我落井下石，有的人对我嘲讽谩骂，有的人对我冷言冷语，有的人对我敬而远之，让我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只有你，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还能出于真心来关注我的死活，让我很难忘记，如果你答应，我想明天中午请你吃顿便饭，以表示我的一点谢意。

我自然大感意外，没想到他对过去的那点小事还记在心里，更没想到他会如此正式地相邀吃饭。我当时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回绝